

後漢書

十六

列傳卷第十六

范曄

後漢書

唐章懷太子賢注



伏湛

子隆

侯霸

宋弘

蔡茂

郭賀附

馮勤

趙熹

牟融

韋彪

族子義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

伏湛

後漢列傳十六

一

圭

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

為高密王

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言別自名學也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

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

時為繡衣執法

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

使

督大姦遷後隊屬正

王莽改河內為後隊

更始立以為

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

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

若徹膳

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

今民皆飢奈何獨飽

乃共食麤糲

糲麤米也九章筭術曰粟五十糲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也

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也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

後漢列傳一六

二

毛仙

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

都侯

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

時彭寵反於漁陽

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

而征伐五國

五國謂西伯受命伐大夷伐密須伐耆伐邾伐崇見史記

必先詢

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

事

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唯卜用克綏受茲命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故謀

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

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

伐崇庸

詩大雅也仇匹也鈎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庸城也崇侯倡紂為無

道故崇國城守先退後伐

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

而不降退修政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

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

後漢列傳十六

三

本原

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音不親征時賊徐異卿

等異卿即獲索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

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棣州厭次縣也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

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

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

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

顛沛猶僵仆也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

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冬祭

曰蒸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

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

後漢列傳十六

六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後南陽太守

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

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大雅

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

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訖音也玷缺也自行束脩謂年

十五以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

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

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謂湛為隊屬正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

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

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眾賢

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

所惜儒士痛心且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

之光暉堂堂盛威儀也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鬚髮

厲志白首不衰埤蒼曰鬚髮也鬚髮謂童子垂髮實足以先後

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子則有先後先音先見

反後音胡豆反古者選擢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

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

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柱石之臣宜居

後漢列傳十六

五

揚埃

輔弼柱石承棟梁也前書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尚書太傅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

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

責之出入禁門補缺拾遺呂詩愚戇不足

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

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

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

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

今一郡二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今則一郡乃有一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

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呂詩蒙恩深

澁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
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吏日
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秘器帝親弔
祠遣使者送喪脩冢二子隆翕翕嗣爵卒
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東觀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
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
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
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
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

後漢列傳十六

六

卷左

藝術

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術

術謂醫方卜筮

元嘉中相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

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

號曰伏侯注

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見行於今

無忌卒子

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宁嗣尚相帝女

陽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

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

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鬪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

東觀記隆作仕郎盛字伯明

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
張步兄弟各擁疆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
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
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
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
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
橫忤逆天心三王見聖公傳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
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
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

漢列傳一六

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舉趙之地大彤高胡望

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

以宗室屬籍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

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

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

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

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

時皆降右或為古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孫昱隨之

詣闕上書獻鮫魚郭璞注三蒼云鮫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鮫無鱗有殼一面

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鮞魚音步角反其冬拜隆光祿

大夫復使於步弁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

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

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

下齊七十餘城食其音異基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

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允豫

未決允音以今反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

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

與共守二州隆不聽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

後漢列傳十六

林七

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隆

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

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

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

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

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音力偽反陛下與皇后太子

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

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

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事發單于使衛裨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引佩刀

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卧起操侍節節歸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

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

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

語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

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家以子瑗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

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

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

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二百石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

後漢列傳十六

九

陳威

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

穀梁春秋為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鐘寧君受律也王莽初

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

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曰宰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縣界曠遠濱帶江

湖而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

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執法刺姦王莽

傳曰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侯糾案執位者

無所疑憚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

改臨淮郡為淮平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

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

東觀記曰遣謁者

璽書

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

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民至乃

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

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

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

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

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

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

後漢列傳十六

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

也

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寬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

明年代伏湛

為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

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

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家舊

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

漢自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武帝以元勳佐命皆

盡拜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為故事

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

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

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

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為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

後漢列傳十六

十一

李秀

嬰音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

厭

厭音一葉反

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成禮

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

後千乘歐陽歆清河戴涉

相代為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

居相任其後河南蔡茂京兆王況

玉音

魏

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為陳

留太守以德化人遷司徒四年薨昱後

徙封於陵侯

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南

永平中兼

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
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
少而溫順哀平閒作侍中王莽時為共工
王莽改少府曰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
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
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
年代王梁為大司空封栒邑侯栒音所得
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
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

後漢列傳十六

十一

林

國相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

幾音祈洽浹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書汎為疏達不能浹洽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故弘引焉

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

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

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

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

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

正者也

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好濫淫志也

能自改

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

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
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
臣所以薦栢譚者望能以忠正道守主而令
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
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
馮翊栢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及猶
也弘當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
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

後漢列傳十六

十三

本志卷

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
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
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
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
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
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
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
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可據數年卒無子國除
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

子由章和聞為太尉坐阿黨實憲策免歸

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

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

永建元年為東平相度遼將軍為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

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

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

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仍頻也統領也

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墮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

載戢邊人用寧子錄乃勲引登九列因病

後漢刊傳十六

十四

李不

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剋而終朝廷

慙悼怛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

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毛萇注云肇誅也敏疾也戎

大也功事也社謂福慶其今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

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絜焉詩國風曰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委蛇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已下皆衣羔羊之裘縫以素絲白減膳

食從於公事行步委蛇自得子則字元矩為鄢陵令亦有

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為知人則

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

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怒之穎川荀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遠業

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

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

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

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

也根猶本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

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宋弘止繁

後漢列傳十六

二十五

三

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

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

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

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

之融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母所餉

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

將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

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

繩墨論章程也

斧斤廢而不舉

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釋斤

後漢列傳十六

十六

王業

之用也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

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

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

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

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賓客放濫

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

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緝叶建

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

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

棺賻贈甚厚

東園署名主作棺也

茂初在廣漢夢坐

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

輒復失之

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也極殿梁也以

以

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

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

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

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三公

服衮畫為龍龍首衮衮然故言衮龍詩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旬月而茂徵焉

乃辟賀為掾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

後漢列傳一六

一七

身博

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累

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

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

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

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

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

三公服衮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己相背冕以木為之

衣以帛玄上纁下廣八寸長尺六寸旒謂冕前後所垂玉也天子十旒勅行部去檐帷使百姓見其

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

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
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
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

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

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

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

子孫之似也東觀記偃為黎陽令乃為子伉娶長妻伉

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計筭術也初為太

後漢列傳十六

十九

本亦

下光武力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

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

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反音幡勤

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為

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

給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然始除之以圖議軍

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

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

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

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

定帝益以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司

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揚楊素有譏議帝常

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女姦大怒賜霸璽書

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

流徙也尚書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黃鉞一下無處所鉞斧也

黃金飾之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

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

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

後漢列傳十六

十七

三十一

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司

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

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

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音以中傷

至今朱浮為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為死生吉

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

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

無量可比之貴重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

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

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終
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母會見詔勅
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顧謂諸王主曰使勤
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

薨

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園陵還
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大醫療

視賞賜錢
帛遂薨

帝悼惜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

贈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
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

平陽主
明帝女

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為

後漢列傳一六

二

東中

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

羽林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

田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

章帝女也臣賢案
東觀記亦云安平

皇后紀云由尚平邑公
主紀傳不同未知孰是

勁薨子卯嗣卯延光

中為侍中薨子留嗣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

為人所殺無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

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

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

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

自搏自搏猶叩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

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

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

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

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

更始笑曰爾粟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爾

栗言小也禮緯曰天地之牲角爾栗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

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

後漢列傳十六

二十一

伏虎

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

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為千里之駒故以熹比之

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

熹為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

陽光武破尋邑熹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

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為赤眉兵所圍迫

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

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

美慮有疆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

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

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每道逢賊或

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

水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遇更始親屬皆

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熹

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

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熹素與奉善數

遺書切責之而譏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

以為疑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真

後漢列傳十六

二十三

李椿

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鞞馬待詔公車時

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熹守簡陽侯相熹

不肯受兵東觀記曰勅熹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熹白上不願受融兵單

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熹

熹乃告辟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

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辟悉降荆

州牧秦熹才任理劇詔以為平林侯相攻

擊羣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

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猾并兼為人

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貴出子春其年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

後漢列傳十六

二三

李方

惡止其身

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可一切徙京師

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

虞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

今熹典邊事思為久長規規謀也熹上復緣

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

原人於常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今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熹至此請徙之今

也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

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

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

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

無序熹乃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

後漢列傳十六

二四

吳佐

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

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

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

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

相薛脩事不實免脩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其冬代竇融

為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具

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

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

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

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
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郎吏者七人
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喜疾病帝親
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
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
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
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
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
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

夏侯尚書教授大夏侯名勝宣帝時人也門徒數百人名

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司徒舉為茂才也豐令徐州縣也

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遷

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

其理狀漢官儀曰范遷字子廬沛人也永平五年入代鮑昱

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

代包咸為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為大

司農鮭陽姓也音胡佳反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

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析獄訟融經明
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
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空恭字叔齊
伏湛同產
兄子也見
東觀記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
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為太尉與憙參錄
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
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勅太尉
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密焉又
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為郎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
時為丞相祖賞哀帝時為大司馬彪孝行
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音羸
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
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
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
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
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
位以病免徵為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

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為奉車
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
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
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
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宗褒
宣帝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
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
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鄴侯建初二年已
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
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
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
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
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
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
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
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孝經緯
之文也

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

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論語孔子
之言也

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老公綽姓不
欲趙魏老優閒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

也 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

薄 蒼頡篇曰鍛推也鍛鍊猶成孰也言深文之吏
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孰也前漢

路溫舒上疏曰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

其所以磨之故也 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
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彪引之 士宜以才

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 史記曰明其等
曰閥積功曰閱 然其

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

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

後漢列傳十六

二十八

揚雄

之後多以苛刻為能 二帝光武
明帝也 又置官選職

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

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

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

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

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

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

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
吏人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

尚書之選豈

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睦

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

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

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

捷急之對嗇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

對響應無窮文帝拜嗇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此嗇夫喋喋利口

捷急哉文帝曰善遂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

不拜嗇夫為上林令往時楚獄大起

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

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

後漢列傳十六

二十九

卓受

公直之士通才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

從徵試輩為大夫輩類也又御史外遷動據

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

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

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

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

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大醫問病賜以食物

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

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

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

曰七十曰耆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

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子太子舍

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中幣帛

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

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

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

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

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玄

後漢列傳一六 三十一 史

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

為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

高名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次兄豹字季明

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

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躋升也今歲垂

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宿音

秀留音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旅衆也尚書曰耆番

良壯旅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矜滯

疾不堪久待眩風疾也矜亂也謂視不明選薦

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

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

初仕州郡太傅相焉辟舉理劇為廣都長

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甘陵陳二縣令甘陵故城在今貝州

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陳州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

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

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

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

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

後漢列傳十六

三十一

封

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

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

辟不就延熹二年相帝公車備禮徵至靈

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

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

勸著遂不就徵敦猶逼也靈帝即位中常侍曹

節以陳蕃竇氏既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

賢以為名假借時賢寵榮以求美名用解怨謗白帝就家拜著

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即詔書逼切不得已

解巾之郡

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

政任威刑為受罰

者所奏坐論輸左校

左校署名屬將作也

又後妻憍恣

亂政以之失名音歸為姦人所害隱者恥

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

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孔安國

注曰奮起也庸功也兩邦謂湛為平原大守霸為淮平大尹

淮人孺慕徐寇

要降

徐寇謂徐異卿也願要降司徒伏公

弘實體遠仁不忘本

謂不忘糟糠妻也

憲政多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

身終上衮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六

列傳卷第十七

范曄

後漢書二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宣秉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

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

後漢列傳二十七

才俊

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稱

疾不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

周公為太宰伊尹為阿衡

莽欲兼之故以為號

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

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

御史中丞

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

御史糾察百寮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

尚書令

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官者成帝用士人也

會同並

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

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勸之

曰苛細草也
以喻類雜也

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凡器

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

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周禮幕人掌帷帟幄幕鄭玄曰在旁曰帷爾雅曰幬

謂之帳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

四年拜大司徒

司直

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

續漢書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

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嬰為擔今江淮人

後漢列傳十一

謂一石為一擔擔音丁濫反

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除子

彪為郎

東觀記曰彪官至玄菟太守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

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

嚴君焉

周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

及在鄉黨詳言

正色

詳審也

三輔以為儀表

儀法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

人

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

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為二千

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馬翊

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

陵望寺門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

也理事之吏嗣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

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

也也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路復車曰輅車馬

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謂小俛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以廣

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

貌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

也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必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

前書光祿勳本名郎中令秦官武帝改焉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光武臨朝

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

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

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

后廢建武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

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

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故時人

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

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帝彊起湛以

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彊起湛以

後漢列傳十七

三

毛似

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

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

因自

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

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

好施周急

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

每歲農時

輒載酒肴於田閒候勤者而勞之

東觀記曰載酒肴

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

其惰耨者恥不致丹

皆兼功自厲

癩與癩同音力直反

邑聚相率以致殷

後漢列傳十七

四

東從

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

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

喪憂者輒待丹為辨鄉鄰以為常行之十

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絜疾

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

俠也

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

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

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

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

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

東觀記曰

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與覆唯我二人為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其悅之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

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一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

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

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

後漢列傳一七

五

王宗

捷之東觀記曰丹怒捷之五十令寄練以祠焉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

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

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穎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

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

琅邪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為之語王張陳凶其終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

蕭朱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擊上隙耳後為漢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上

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為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為難並見前書故知

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

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

免容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容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

夏侯尚書

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疏小夏侯見前書

王莽

時復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

後漢書

卷七

六

王莽傳

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

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東觀記曰徒跣曳柴

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

掾即謂鮑恢司徒之

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

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

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

不在進道乃過其友友人不肯見曰不

有忠言竒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

憚煩也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遂拒之良

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立纁聘之遂不

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苦疾不

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

期體以合義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

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為不期於體而冥然自

後漢列傳十七

十一

東傳

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與季

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謚

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

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公孫弘淄川人也武

帝時為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事實未殊而譽

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

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

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

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

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真偽之迹既殊

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

偽之誚斯不偽矣介猶也王丹難於交執之

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

武帝時徙茂陵父鄴成哀聞為涼州刺史林少好

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

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博學文

後漢列傳十七

八

王允成

雅過於敞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

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

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初為郡吏

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浚孟

冀等浚音七倫反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

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褫解也音直紙反拔

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

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赤眉兵眾百萬所

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

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

導覆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賦曰不畏乎天不愧乎人賊

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

敬待以為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

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

優容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乃出

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

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其規為有如此者蓋伯夷

叔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東

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

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

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

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

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

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

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

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

後漢列傳

九

三

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

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

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

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

為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河南鄭興東

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在儒林傳興嘗師

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

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

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

後漢列傳十一

十

李楷

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

寶愛之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

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

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

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

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

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

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

為周至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

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東觀記載林議曰當

今政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諭后稷近周人戶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後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感

代王良為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浚趙

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

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為光

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皆

管郎官也見續漢書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

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

後漢列傳十七

二

李芳

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

故姦軌不勝左傳曰凡亂在外為軌宜增科禁以

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

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

子曰道守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

刑罰格來也言為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

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古之明王深識

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

三千

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呂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

大漢初興詳

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彫為樸蠲除苛政

更立疏網

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斲彫而為樸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

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

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

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釁非其本罪

果桃李菜茹之饋

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

無廉士家無寧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

正上下相遁為敝彌深

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文避法焉

後漢列傳七

士

王莽

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

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

屬以林為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

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

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

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

上稟假有餘若以

明年代丁恭為少府

恭字子然

山陽人在

二十二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

林傳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明年

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郎詔曰公

侯子孫必復其始

左氏傳晉大夫辛廖之言

賢者之後宜

宰城邑其以喬為丹水長

丹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

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

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

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邦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

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

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鉅麇賊之

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而言

後漢列傳十七

十三

李棠

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

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易繫詞曰天之

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

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

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裘買產業

鬻賣也

後從

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

符即繻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

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買符非真符

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人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

關續漢志曰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既至京師常為都講

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

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

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

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

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

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為更

始發喪衰經盡哀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

布冠要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摧建武二年

後漢列傳十七

十四

陳從

遂潛逃去敝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

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

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

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

也蓋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君乃慙而退今功曹推

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

法黃堂大守之廳事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弟

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

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

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
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
免五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
遷有清行代為司徒遷字子盧沛國人初
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
及在公輔有宅數亩田不過一頃復推與
兄子其妻常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
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為後世業
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

後漢列傳十七

十五

陳仲

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
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
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

晉蒙寢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虞丘相進

之相楚上下和合吏無姦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丹出

典州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
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

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

記曰良為郡議曹掾

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

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

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

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

萬歲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

無狀願勿受其觴

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

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綺望曰議曹惰窳自無綺寧足為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餽

魚百枚也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恥

後漢列傳二

十六

丘尚

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

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

薦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

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

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

言雖耆耄志節不衰

又治尚書學通師法

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

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

巨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

絕猶極也

私慕公叔

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

之謚也文子家臣名僕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

敢秉愚瞽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

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肅何舉韓信設壇而拜

不復考試蕭何薦韓信於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

拜信為大將軍見前書今以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

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

鉤就車收御者送獄鉤留詔書譴匡匡乃

李李少三 後漢列傳一七 一七 徐源

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

乘輿無人臣禮為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

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帝雖赦

匡猶左轉良為即丘長即丘縣名屬東海郡

故城在今沂州後遷司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司直仍

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

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希猶瞻後坐事免復

拜議郎卒於官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琅邪姑幕人

也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

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

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

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為諸生拾

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

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經典既明

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

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

州新泰肆力耕種禾黍將孰人有認之者

後漢列傳十七

十八

揚

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

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永平中徵詣公車車駕

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

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

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

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

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間臣虛稱故欲見臣

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

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

大有威容者示之也

褒歎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

錢三十萬

續漢書曰宮子疊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

兄為縣吏

東觀記曰兄仲為縣游徼

頗受禮遺均數諫止

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

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

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

恩禮敦至

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

尋其母然後隨護視振給之

常稱病家庭不應州郡辟召

後漢列傳十七

十九

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

譎詐也

既

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

濮陽今濮州縣

建

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

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

以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

病篤帝賜以衣冠

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

冠幘

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

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

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

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藎

賤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

辭病淳絜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

有常吉哉

章明也吉善也言為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稟餼則政之善也尚書各

之言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

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

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

注云助老氣也

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

賜尚書祿以終其身

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五

故

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後漢列傳十七

二

音覽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

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

相帝立以定策封尉亭侯典

少篤行隱約

隱猶靜也約儉也

博學經書弟子自

遠方至

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建外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

建

和初四府表薦

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遠

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相帝公車徵對策為諸儒之表

徵

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

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復

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

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

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獸土銅糲梁之飯藜藿之美夏曰葛衣冬日麤裘是約己也文帝嘗欲作露臺

召匠計之曰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人是愛

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

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

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

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

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

左傳曰國無政

不用善則自取譎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

後漢列傳十七

二十一

余中

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干度

且高

祖之誓非功臣不封

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

有功不侯不如長天下共擊之

且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

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

異疑議輒諮問之

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為國師位特進七為列卿

布被食用瓦器也

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

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

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

與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

褐織毛布之衣

所服且烏烏反哺報德況於士邪純黑而反

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包曰烏孝鳥也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

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

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

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

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竇武王暢

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使者弔祠竇

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子

謙謙弟温相繼為三公謙字彦信初平元

後漢列傳十七

二十三

林氏

年代黃琬為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

車騎將軍為前置明年病罷復為司隸校

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

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

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

郿侯郿音盤眉反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為

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

侯温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前書二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

秩六百石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

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温不與已同乃內温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温與傕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以成

後漢列傳二

二十三

李棠

千鈞之讎

睚眦解見寶融傳三十斤為鈞言其重

人在塗炭各

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

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

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

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惟大怒欲遣人殺温董卓從弟應温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温從

其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
不為掾操怒奏温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
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

衿莊典以義黜謂棄郡奔喪以租贖罪也宮由德揚大儀

鵠髮見表憲王鵠髮白髮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七

列傳卷第十八上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相譚

馮衍

子豹

相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

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

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

律

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謂六律黃鐘太族姑洗蕤賓無射夷則

善鼓

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

章句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

能文章尤好古

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著倡樂

俳

優也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毀俗儒由是多

見排抵

抵擊也音紙

哀平間位不過郎傳皇后

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

傳皇后哀帝后

是時高安

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疏晏

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

夫陰求陳皇后之過

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者得幸於武帝生男

據遂立為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挾婦

人媚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妙反見前書

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

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

父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柰何譚曰
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
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
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
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
以重勢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
慤此脩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
遣常客常或作賓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

後漢列傳十八

二

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
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
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
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
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
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
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
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
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

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

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為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

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

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

後漢列傳十八上

三

林

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

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

大夫共定國是也

事見新序

蓋善政者視俗而

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昔

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

而更張

事見前書

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

違拂

音扶

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朝錯以智死

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
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絳灌之屬
也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為長沙太傅朝錯潁川人
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智囊景帝即位為御史
以誅錯為名遂畧斬錯見前書

世雖有殊能而
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
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
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
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
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
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

後漢列傳十一

四

陳

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
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
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

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

二等不得雇山贖罪

雇山解見光武紀

如此則仇怨

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

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官

為吏

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為吏

此所以抑并

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

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趨走與臣僕

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

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是以眾人慕効不耕

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

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罪

告者界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

其財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

之稍自衰焉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

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

後漢列傳一八上

五

百變

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

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

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

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

校定科比科謂事條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

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方猶

也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

疑又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

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

後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竒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今諸巧慧小

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

伎謂方伎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識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誑誤

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

為明矣

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識

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辟猶卜數隻

偶之類

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

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齧同之俗語

詳通人之雅謀

雷齧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雷齧同禮記曰無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

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

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

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

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

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

而莫知與之爲取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

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

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

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

後漢列傳二上

七

陳策

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

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陽街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

明堂大道西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

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

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相譚非聖無法將

下斬之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

郡丞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

一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一曰本造

二玉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遣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閱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

成之

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所著賦誄書奏凡二

十六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爲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

徙杜陵 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

野王字君卿奉世之

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爲關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

後漢列傳八上

李泉

衍幼有竒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

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

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

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

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

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

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

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

而功者權之所貴也

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

正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捍匡等擊破六虎敗走三虎乃保京師倉鄧畢等乃開武關

迎更始雷震四海席卷天下席卷言無餘也攘除禍

亂誅滅無道一暮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

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

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二句司馬相如封禪書之詞天下

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

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

毛也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也然而諸將虜

掠逆倫絕理倫亦理也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

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洗毛草

也呂賢案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冤結失望無所歸

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

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

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

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

瑤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摹不可空自清絜

徒約束修身而已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

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疆之君耳猶

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
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
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
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
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
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
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
吳起魏文侯將並
著兵書也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白黑猶賢也
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

後漢列傳十八上 五

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

加茲伊尹呂望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

偏裨乃以衍為立漢將軍東觀記曰時永得
置偏裨將五人也

領狼孟長屯太原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
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與

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

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

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

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
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

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驂馬即拜為

臣無有二心

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挈貳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也

挈

瓶之智守不假器

解見左傳

是以晏嬰臨盟擬

以曲戟不易其辭

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敢

不盟者戟鉤其頸劍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

後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

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脰劍在

心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留吾

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

可回而求福乎劍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

遂釋之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

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郕

邑晉人來理把田季孫將以郕邑與之謝息不可曰

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

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

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

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於桃杜預

注曰挈瓶汲器論小智也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萊柞二山名

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

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無桃

萊之利也但為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終輒改萊為棗衍集又作棗或改作乘展轉

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

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

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

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間立奔

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牟夷言大夫竊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者也為伯玉深計莫若與

鮑尚書同情勳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

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

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

紓緩音舒

上不損剖

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

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

後漢列傳十一

十六

十一

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

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為趙不欲為秦

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

惡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

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阬其卒四十萬秦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

往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

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號焉左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

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栢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欒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

昭公八年欒高難晏子無罪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

身之惡

孫林父衛大夫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

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君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公獻公復入國休父遂以戚邑畔以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是陷於終身之惡

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

言不過為二塗而已

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

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驚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

後漢列傳十八上

十九

立皇英

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閒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

即劉延

自試智勇

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

已定三輔

謂鄧禹也

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

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言明也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之詞天下存亡誠云

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

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

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無誰為老母拘執

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

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

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況今位尊身危財

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苟通君長

鮑永字也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謁反謂負也蓋仲

由使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

為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由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事具論語君長據位

兩州加以一郡衍集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并

力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北聞更始敗故諸國畔也不入彘言不征之

也彘縣名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即上所謂

點賊所圍城者也大谷自太原趣上黨之道不窺言不來救也今并州大谷縣西有大谷是也宗

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

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若

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

歸唁兄之志

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為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弔失國曰唁衛懿

公為狄所滅戴公乃立廬于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亡思歸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詩事見左傳

王

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

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

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搖太山而蕩北

海

言不可也孟子曰挾太山而超北海也

事敗身危要思邑言

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

訛偽也

水

衍信之故屯兵界休

界休縣屬太原郡今汾州縣

方移書

後漢列傳十八上

二十一

王莽

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叔及

子壻張舒誘降涅城

東觀記曰叔及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

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為涅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鄉縣西涅音奴結反舒

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荅

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微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

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

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

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身於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命出

征擁帶徒士上黨阮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

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
威行得眾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
是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參然欲貪天下之
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
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泉之薄
冰不為噓涉干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
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
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
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詰者舒也 自是與邑有
能夷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

陳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東觀

記曰邑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為王莽著
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為漁陽太守未
到官道病徵還為
詠議大夫病卒 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

罷罷兵幅巾降於河內不加冠幘但以一
幅巾飾首而已 帝怨衍

後漢列傳十八上 二十二 不悉述

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立

謂說 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

布之罪誅丁固之功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
王即位赦布以為郎中丁

固季布母弟為項羽將亦窘高祖高祖急顧謂丁固
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高祖即位丁固謁見高
祖曰使項王失天下
者丁公也遂斬之 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

日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

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

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

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此並
陳軫

對秦主之詞也見戰國策引之者言已為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挑音徒了反

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

帝以衍為曲陽令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誅

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

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

丙寅晦日有食之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

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

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

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

後漢列傳一八一

二十三

陳仲

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

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

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

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護等懼之即共

排閒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

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

由是為諸王所聘請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

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躬勤論

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

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
恩更生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
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
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
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尋為司隸從
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
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
詣獄有詔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駑行
義汗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疑衍之罪衆煦飄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寢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岳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關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
書報歸田里即曰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効忠心

不敢復與親故通

西歸故郡閉門自保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八上



